

张学龙 著

星出金鳌洲

萍乡鳌洲书院史话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张学龙 著

星出金鳌洲

萍乡鳌洲书院史话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出金鳌洲：萍乡鳌洲书院史话 / 张学龙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5034-8786-6

I . ①星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书院—教育史—萍乡
IV . ① G649.299.5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5551 号

责任编辑：王文运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：14

字 数：16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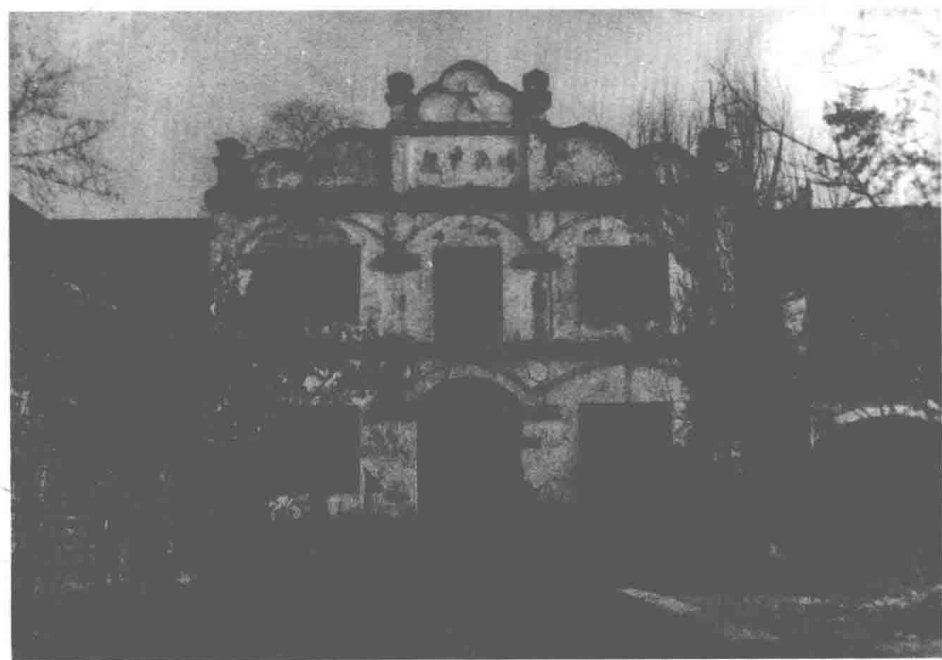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萍鄉鰲洲書院舊影

目 录

- 一、谁知此地登高处 / 3
- 二、出淤泥而不染 / 10
- 三、何其不知尊礼也 / 25
- 四、知屋漏者在宇下 / 35
- 五、占鳌洲上烈焰腾 / 46
- 六、五贤被祀金鳌洲 / 50
- 七、二十三岁新县令 / 60
- 八、完全是和尚打伞 / 67
- 九、蕉红荔绿数前程 / 72
- 十、风回海上波争立 / 81
- 十一、春色文章增瑞气 / 92

- 十二、东境死者甚众 / 100
- 十三、树德之先沃其根 / 113
- 十四、名碑列郡士之首 / 120
- 十五、众人拾柴火焰高 / 128
- 十六、文罗裤上桃花血 / 137
- 十七、数声长笛一庭霜 / 153
- 十八、新式学堂新气象 / 166
- 十九、中华优秀的子孙 / 184
- 二十、“文臣武将”出鳌山 / 192
- 二十一、理当效马牛 / 198
- 二十二、江东子弟多才俊 / 207
- 后 记 / 215

到门不敢题凡鸟，

入海终成戴角鱼。

——胥绳武

一、谁知此地登高处

这条河发源于杨岐山。

杨岐山是座神奇的山，为佛教史上颇具盛名的杨岐禅宗发源地。

杨岐宗创立于宋朝，追根溯源却远在唐朝。山上的杨岐寺最初叫广利寺，唐开元年间由广利禅师在寺边建宝塔。萍乡人文的开山祖、上栗长平人唐廪，唐乾宁元年（894年）考取进士，出任翰林院掌管国史和著作两局的官员，在编纂《贞观新书》三十卷中，他忙里偷闲，以杨岐山为名，写过一首留传千年的诗作《杨岐山》，诗曰：

逗竹穿花越几村，还从旧路入云门。

翠微不闭楼台出，清吹频回水石喧。

天外鹤归松自老，岩间僧逝塔空存。

重来白首良堪喜，朝露浮生不足言。

到宋庆历初年，山上寺庙由普惠师改称今天的普通寺。古寺在唐代就十分壮观。《甄叔大师塔铭》里说：“独步杨岐山顶上，建出花宫胜仙阙。楼台庄严射虚空，魔界轮幢尽摧折。”到宋代，仍是“傍石千间屋，腾空百丈楼”。杨岐山上有“四唐”，即寺内存有两块罕见的唐碑，一块是公元八〇七年刘禹锡为乘广禅师撰写的碑文，一块是公元八三二年王观为甄叔撰的塔铭。一座唐塔，也即乘广禅师塔。一株甄叔柏，当地民众称之为“倒栽柏”，据《萍乡县志》考证：“甄叔柏在县北普通寺，唐元和时甄叔师手植。偈云：‘柏枝垂地，我当重来。’”当地人传说，这是和尚使法力倒栽成活的。历代文人墨客对此山十分景慕，尤其是对两块石碑钟爱有加。为此，唐刘廓在他的《杨岐山》诗里写道：“欲续遗碑语，含毫恨不才。”清南昌翰林胡椿，为江西有这么一座神秘奇妙的杨岐大山自诩说：有山曰杨岐，乃江西名胜，壁立万仞，风水清淑，绵延数十里，为湖南长沙发脉之所。

于是，山下民谣四起：

长沙牵出一根藤，走到杨岐结个瓜。

瓜叫张口狮子岭，站在瓜上望长沙。

那藤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萍水河。

杨岐山之水，向南流经六十里，将方圆数百里大小溪流不遗点滴地吸纳，以初时的逼仄、湍急，后来的宽阔和平缓，来到萍乡城区的北面。清澈见底的河流，像怕惊扰江西最西边的这座秀美县城似的，悄无声息地向左绕道，以弯月形态淌过县城东南，“一道江

流曲抱城”地进入小西门外。

可能是河流过于妩媚动人吧，在告别县城的这一刻，河面突然隆起一块长宽如巨型鱼背状的大沙洲。沙洲由坚固的岩石垫底，为千百年冲刷下来的沙砾沉积堆集，形成这块东高西低、长二里、宽数丈的滩地。滩地雄居中流，昂首向东，仿佛要将河水挽留在这里，供小城人欣赏那样坚定。

河水是温柔的，但温柔不等于随意，它谢绝沙洲的一再劝阻和挽留，伸出修长的双臂，张开深情的怀抱，将执拗如英俊后生的沙洲拥在怀里，给沙洲一个热烈的亲吻，之后，继续前行。

这不能怪河水绝情和狠心，因为它的去处不在眼前，而在远方，哪怕九曲十八弯，哪怕九九八十一一个险滩，它也要百折不挠，穿山越岭，注入湘江，奔向长江，去完成那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吞天大梦。

明朝万历甲午年仲春的这天上午，有三名白衣少年，乘一叶乌篷小舟，来到河中的沙洲上。这三位公子衣着讲究，气宇轩昂，他们分别来自萍乡县城的富有之家，一个是花庙前的文家，一个是小西门的颜家，还有一个是北门的刘家。

这是个被霜雪冷冻、压抑得太久后的春天，草木像一只养精蓄锐的精灵，在春风吹拂中，一跃而起，没几天工夫，便将那生机勃勃的一身嫩绿，像收复失地似的，把枯枝败叶扫进了旧年的皇历，于是，世界瞬间变得焕然一新起来。

潺潺的流水声里，点缀着百灵、黄莺、布谷、画眉、白头翁等鸟儿的动听啼鸣。

带着芬芳气息的春风，温柔地抚着青草、红花和绿叶。

红似妙龄少女脸庞的太阳下，沙洲呈现一派莺歌燕舞和草木竞秀的浓郁春意。

那位叫文成功的后生，跃下小舟，豹子般冲上洲头，将握着的那卷《论语》背往身后，望着波光粼粼西奔而去的河水，极目远眺，一种抑制不住的心驰神往的冲动，促使他昂首挺胸，放声朗诵起来：

曾向荆州问五台，初无踪迹但蒿莱。

谁知此地登高处，日见烟云万里开。

正在给撑船人付船费的刘茂源，听了文成功的叫喊，调侃说：“成功兄，李杜诗篇万古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怎么到了豪气冲天的那一刻，就只有宋朝谢谔那首描写萍乡的诗歌来直抒胸臆呀，能不能抒发点自己的原创作品呢？”

紧随文成功登上沙洲的是颜世荣，颜世荣掉转头来，为文成功辩解说：“哎，茂源兄，别难为成功兄好不好，别说是写出超越大师的诗词，现如今的萍乡，能像成功兄这样，记住名家赞扬萍乡诗作的人还有几位？眼下人们看重的，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赵公元帅！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们都在为金银忙碌呢。一个地方，不经多年重文轻利之风的熏陶，不经数代尊师重教之风的浸润，能孕育出出类拔萃的名家？能诞生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杰作？”

可惜得很，文成功没领颜世荣为他辩解的深情厚谊，恰恰相反，很有些不屑于颜世荣的话说：“世荣兄，舜发于畎亩，傅说举于版筑，胶鬲举于鱼盐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……以上这

些名家，哪来的风气熏陶和浸润？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不照样经天纬地、纵横人间？世间凡成气候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……别看我现在鹦鹉学舌，信不信，十年寒窗之后，定能金榜题名！”

三位后生中间，若论谈经论道，文成功最有发言权。

文成功所在家族，在几百年来的萍乡历史上，文人辈出，官员接力，到如今，已经使好几支文姓子孙拥有良田千顷、华屋数栋，那种钟鸣鼎食、肥马轻裘的气派，很令萍乡人眼馋和敬佩。文成功的曾祖父叫文明，为本朝正德丁丑科（1517年）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，为庙堂之上的正二品官。那时的中央只设六部，工部总揽国家所有工程规划、设计、建设与管理，其职权范围比现在住建部大许多。水涨船就高，官高俸禄多，文明的钱财理所当然惠及子孙。而在文明任尚书之前，由萍乡城西去二十里，有个叫麻山燕子窝的地方，那里的文氏一家非常了得，宋朝建炎戊申科（1128年）就有文彦直高中进士，官至淮阳节度使。到宋朝嘉定辛未科（1211年），文绶又在国考中金榜题名。到元朝的泰定戊辰科（1328年），这个小小燕子窝居然又孵化出一只鹏鸟级的燕子，一个叫文明德的后生，又进士及第。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人才辈出现象，按现代科学的说法，当是遗传基因在发挥作用。但按照迷信风水之人的“理论”，这是燕子窝这地方地杰人灵，有孵化进士的风水。于是，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那首民谣仍然在百姓间传唱：

麻山有个燕子窝，进士官员一坨坨。

遗传也好，风水也罢，从正德年到万历年，又跨越了嘉靖、隆

庆两代帝王，从一五一七年至一五六七年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，那个盛产进士的神窝和扩散到萍乡各地的文氏血脉，竟然寂寥无声，再没有平步青云者出现。作为文家的后裔，文成功极为不服气是必然的。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胜旧人，他非常渴望续上“青云折桂”的文家香火，他发誓要让家族再创辉煌。

颜世荣随手折了一根垂柳，走到文成功面前，举着柳枝，为自己的看法解释说：“成功兄，冷静冷静。想想看，没有春风，哪来柳绿？没有春日，哪来桃红？在一片冰天雪地里，连松柏都噤若寒蝉，就别说人了是吧？”

文成功截住刘世荣的话说：“你不就是说，我们萍乡没有一处好求学读书的地方嘛。原来的濂溪书院、文昌书院，因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成了一些纨绔子弟和地痞流氓斗鸡遛狗、酗酒斗殴的场所。先生被他们嘲笑捉弄，学子遭他们打骂驱赶，现在的官员们熟视无睹不说，还跟那些不逞之徒的老子们勾肩搭背，臭味相投，整座萍乡县城，没有一点好学上进的风气是不是？……”

“成功兄呀，”刘茂源打断文成功的话，来到两个好友中间说，“你和世荣兄说得都不错，世上既有‘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’的说道，也不乏‘春风吹牛耳，对牛枉弹琴’的讲法。自身与环境两者之间，确实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。诚如世荣兄所说，眼下萍乡不缺少像我们这样渴望求学的后生，但确实缺少读书求学的好去处，更缺少一种教诗书、授礼乐的文化氛围。如果不是我们那个读书的地方无法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，我们跑到沙洲上来做什么？”

颜世荣说：“在江西历史上，南宋兴教重学之风，在我们萍乡最盛，濂溪先生在这里建书院、开讲堂，使好学上进之风蔚然，那时的这种‘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’的观念现在都快丢尽喽。”

文成功听叶、刘二人这么一说，诱发出了更大的怨气，一种生不逢时的懊恼，让他愤然道：“恩荫上位，顶替做官，胸无点墨者高居庙堂之上，长此下去，我大明社稷危矣！”

二、出淤泥而不染

宋庆历年间，也就是公元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年的八年间，被称作程朱理学的发端者周敦颐，在分宁（修水）县任主簿（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）。那时，萍乡的税收由赣西北的分宁统一收缴。当时朝廷经济上捉襟见肘。为节省行政成本，一个官员往往要承担两三个官员的公务。周敦颐一边任着主簿，一边兼着萍乡的市（收）税员，那是很正常的事。周敦颐为湖南道县人，生于一〇一七年，逝于一〇七三年。字茂叔，世人称他濂溪先生。所谓濂溪，就因为他的祖居地为道县濂溪村。称周敦颐为周濂溪，是宋朝对人尊称的一种时尚。周敦颐后来居于庐山莲花峰下，为白鹿书院中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，莲溪与濂溪、廉洁的廉字同音，世人送他这一雅号，他感觉蛮好，也就默认下来。

宋朝时期，萍乡地下大量优质煤还没得到开发。那时没有深层开采的能力和技术，人们只能像挖红薯窖那样，挖到几丈深就折返，深怕被阎王殿上的瓦斯烧死、地下水浸死和冒顶埋没，浅尝辄

止是那时开矿的同一种做法。故而，躺在地层深处的优质煤，还需等待九百多年后的盛宣怀来发掘。

那时萍乡的纳税重点区在芦溪，芦溪是萍乡经济发达之地。

据考古学家考证，在一万多年前，芦溪就有人类繁衍生息，到秦、汉，芦溪已经成为袁水上游的经济、文化大镇。五百里罗霄山脉中的武功山，是袁水的源头，袁水经麻田、新泉、九洲，一路滔滔，奔流而下，在芦溪形成宽百米、深丈余的大河。大河两岸，沃野万顷，水丰草茂，是当时萍乡最富饶的粮食生产地。上埠、南坑盛产适合烧制瓷器的瓷土，故而两地村村点火、处处冒烟，直到今天。这两个乡镇以瓷窑命名的地方极多，比如窑前、窑下、窑湾里、窑脑上、窑仔里……不一而足。周朝以降，芦溪形成了陶瓷生产基地，现在南坑的民间还在传说：“先有窑下，后有饶州（景德镇）。”也就是说，窑下是景德镇的大哥，这说法是否属实，有待考证。到当下，仍然流传着南坑妙泉埋有一窑皇宫用“龙凤瓷”的说法，这说道还在吊着一夜暴富者的胃口。到东汉，蔡伦发明造纸术，芦溪率先引进先进技术，靠着漫山遍野的毛竹，以当时最流行的竹筋造纸法大量生产纸张，形成了造纸基地。纸张的问世，又催生出纸筒取代竹筒，使鞭炮烟花制作生产加快了速度。于是，芦溪又诞生出另一个支柱产业——鞭炮烟花业。有烧瓷、造纸、鞭炮烟花三大产业，芦溪理所当然成为赣西工商业的大镇。三国时，吴主孙皓见芦溪工商业渐成规模，就将萍乡从宜春剥离，设立萍乡县，将县治建在芦溪。于是，芦溪也就成了当时萍乡的行政中心。

既然说到萍乡历史的沿革，不妨与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多说上几句。上古时，黄帝分州，萍乡属九州之一的扬州地管辖。周朝仍为扬州统治。到了春秋战国，萍乡成为楚国长沙郡的范围。秦始皇